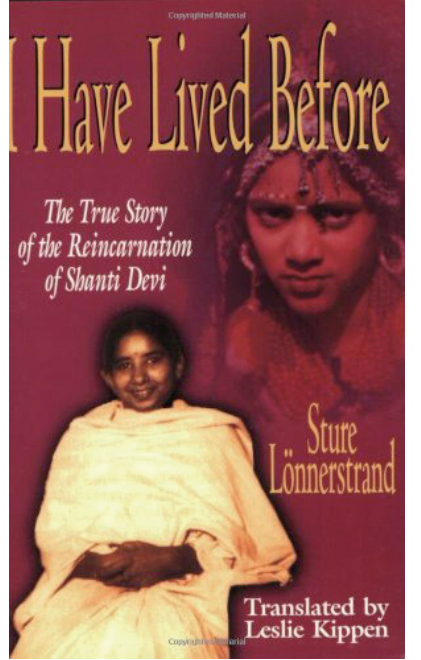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一个惊动了 圣雄甘地的轮回转世案例



拉吉的丈夫克达尔那司收信阅读后，在回信中肯定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，并且提出他有一个亲戚就住在德里，叫作帕那迪特·卡那吉马拉（Pandit Kanjimal），他提议请他的这位亲戚与小女孩先做一个会面后再说。

## 轮回转世确实存在

这是一个著名的轮回转生的故事，发生在印度。尽管世界上数不清的转生故事基本都大同小异，但这个故事却非常典型，甚至连赶来打假的人都改变了观念，认为轮回转世确实存在。

1902年1月18日，印度马图茹阿（Mathura）居民查特爾布吉家添了一个女儿，取名拉吉·白（Lugdi Bai）。拉吉是个虔诚的信徒，很小年纪就曾多次去过好几个地方朝拜。在一个朝拜的过程中拉吉受伤了，为此不得不在马图茹阿和在阿格拉治疗。拉吉长到10岁就许配给了当地的小店主克达尔那司·查乌比（Kedarnath Chaube）。克达尔那司迎娶拉吉时已经是第二次结婚，他的第一位妻子已经去世了。克达尔那司在马图茹阿有个布匹店，还在哈得瓦有家分店。

拉吉第一次怀孕是个死胎，做了剖腹产。当她第2次怀孕时，丈夫担心她出现危险，于是把她送往阿格拉的政府医院。1925年9月25日，经过剖腹产，拉吉生了个儿子。然而9天后的10月4日，23岁的拉吉因健康状态恶化而死去。

## 4岁的她竟然谈论她的“丈夫”

在拉吉死后1年零10个月，也就是1926年12月11日，德里一个叫次若瓦拉·莫乌拉（Chirawala Mohulla）的小地方，巴乌·让·巴阿杜·马图尔先生（Babu Rang Bahadur Mathur）添了个女儿，取名萨娜提·迪美意（Shanti Devi）。萨娜提外表和其他女孩没有分别，不过她一直到4岁时仍然不爱说话。当她在4岁后有一天突然开始说话时，一开口却吓坏了一大家子，因为4岁的她竟然谈论她的“丈夫”和“孩子们”，仿佛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。

她讲自己的丈夫在马图茹阿有个布匹店，他们有个儿子。她煞有其事的说自己是查乌比家的妻子。萨娜提的话虽然令大家吓一跳，但是她的父母认为这些都是孩子瞎说，不以为然。可是萨娜提却一直反反复复这么说，甚至还讲出了她在马图茹阿和丈夫生活中的许多细节，这倒令她的父母开始忧心了。偶尔吃饭时她会说，“在我马图茹阿的家里，我吃过很多种糖果”。有时母亲帮她穿衣服，她会讲自己过去穿过的衣服样式。她还提及自己丈夫的3个特点：肤色很白，在左颊上有个大瘤子，看东西要戴眼镜。她还说她丈夫的店在德瓦卡迪什（Dwarkadhish）庙的前面。她甚至详尽描述了自己如何从分娩到死去。

当她6岁时，父母对她所说的一切感到忧心且手足无措，于是请教了家族里的一名医生，这名医生听到这个只有6岁的小女孩竟然能如此详细地讲述许多复杂的外科手术过程，彻底惊呆了。于是谜团更加深了。萨娜提的父母开始意识到这可能是她对上一世的记忆。

## 讲出了自己在马图茹阿的家的一些细节

萨娜提在日渐长大，她开始要求父母带她回到马图茹阿前世的家。可是她一直到8、9岁都从未提及丈夫的名字。在印度有一个风俗，就是妻子不能叫出丈夫的大名。哪怕父母特意追问，萨娜提也只是红着脸说能认出他来，即使这个时候她也绝口不提丈夫的名字。某日，一个叫巴布·比萨那坎德（Babu Bishanchand）的高中老师的一个远亲，对萨娜提说，要是能说出她前世丈夫的名字，他就可以带她去马图茹阿。这个诱惑促使她使出很大的勇气，用耳语般的声音说出了：帕那迪特·克达尔那司·查乌比（Kedarnath Chaube）。于是比萨那坎德老师给帕那迪特·克达尔那司·查乌比写了一封信，详述了所有萨娜提讲过的话，并邀请他来德里会面。

火车到达马图茹阿后，她变得很高兴，还说当到达马图茹阿时德瓦卡迪什的庙门都关了。她的原话是：“Mandir ke pat band ho jayenge。”这是典型的马图茹阿当地土话。

“到达马图茹阿后吸引大家的第一件事发生在站台上。当时萨娜提依偎在母亲德斯般德乌的怀里。这时迎面而来的人群中有一个穿着本地民装的老人，萨娜提开始注意到这位老人，萨娜提的父母知道她以前从未与这位老人见过面。当问萨娜提是否认得那老人，她立即过去极尽崇敬地接触这位陌生老人的脚，然后站立在一侧。问她何故，她俯在母亲德斯般德乌的耳边说，此人是她丈夫的长兄。原来这位老人叫巴乌·拉末·查乌比，确实是克达尔那司·查乌比的哥哥。这神奇的一幕发生的如此之自然，把在场的各位惊得目瞪口呆。”

## 抱着比自己大一岁多的儿子

会面令卡那吉马拉先生感到震撼，于是他特意去了一趟马图茹阿，亲自说服克达尔那司到德里拜访。1935年11月12日，克达尔那司带着现任妻子和拉吉的儿子那伏乃尔·拉尔（Navneet Lal）来到德里。第2天，在卡那吉马拉先生陪同下，他们到了萨娜提的家。为了误导萨娜提，卡那吉马拉先生故意把克达尔那司介绍成是拉吉丈夫的哥哥。萨娜提听到后羞着脸站到一边。别人问她为何这般。她沉稳地低声说，“不，他不是我丈夫的哥哥。他是我丈夫本人。”接着对自己的母亲德斯般德乌说：“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他皮肤白皙、左颊耳畔有瘤子。”

接着她让母亲为客人做饭。母亲问要准备什么，她说丈夫喜欢土豆填薄煎饼和南瓜汁。听了这个克达尔那司愣住了：这正是自己最爱吃的食物。于是克达尔那司问她可否讲出什么不寻常的来，这样才能完全相信她。萨娜提回答说，“好啊，咱们屋后的院子里有口井，我常在那洗澡。”

看到前世的儿子那伏乃尔，萨娜提看上去似乎深受打击，抱着比自己大一岁多的那伏乃尔，她的眼泪就夺眶而出。她让母亲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拿出来给那伏乃尔。但她太激动了，等不及母亲起身就跑去拿来玩具。克达尔那司问她为何一眼就能认出那伏乃尔是自己的儿子，拉吉去世时儿子还只是个9天大的小婴儿啊？萨娜提解释说儿子就是她的一部分灵魂，心灵之间没有阻隔。

饭后，萨娜提指着克达尔那司的现任妻子问：“为什么要她？我们不是说好了，你永不再婚了。”克达尔那司未答话。

## 相信萨娜提拉吉转世

在德里期间，克达尔那司发现萨娜提的举止在很多方面都很像拉吉。离开德里前的那天晚上，他请求单独同她谈谈，过后说他已经完全相信萨娜提就是自己的第2任妻子拉吉的转世，因为她提及的很多事只有拉吉才知道。原来那天晚上会面时，只有克达尔那司、他的现任妻子和拉吉的儿子小那伏乃尔3个人与萨娜提在屋里，小那伏乃尔很快就睡着了。克达尔那司问萨娜提是何时患上关节炎不能起身的，是如何怀孕的，这些极为隐私的事情除了他和拉吉之外别人是绝对不可能知道。萨娜提于是详细的讲述了他们之间的整个过程，这使克达尔那司再不怀疑，萨娜提的前世就是他的妻子拉吉。

11月15日，克达尔那司要回马图茹阿了，萨娜提很难过。她恳求父母允许她跟他去马图茹阿，可是遭到了拒绝。

## 甘地亲自任命对萨娜提进行研究

萨娜提能记得前世以及与前世丈夫、儿子会面的故事，很快就被传媒获得，进而举国皆知，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此感兴趣。著名人权家甘地听说这些后，亲自打电话给萨娜提，俩人进行了交谈，甘地甚至邀请萨娜提到自己的修行处居住。

甘地还亲自任命了一个15人的委员会来对萨娜提进行研究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国会议员、国家领导和媒体成员。委员会说服萨娜提的父母与他们一起去马图茹阿。

1935年11月24日，15位委员会成员与萨娜提和她的父母、连同萨娜提的弟弟一起启程，这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前往马图茹阿。委员会汇报的情况大致如下：

退，脑袋上被钻了两个窟窿抽血水，还是没醒过来。

大夫看我没希望了，告诉我的连襟说：还是回家去等着吧。

妻子是大法弟子，在悲观失望之后正念逐渐的强起来了，她每天在家给我发正念，几天后就打电话告诉大姐夫说：“把他拉回家来吧，看来谁也救不了他，只有交给我师父了……”

所有的人看到大医院的医生对我都束手无策，看来真没希望了，只好在沈阳租了辆救护车把我拉回家。

回来后，妻子就让我用耳机听师父的讲法。不管我是否听得见，每天就是让我听。听着听着，妻子觉得我一天比一天见强。

我在昏迷不醒的时候，清楚的看到我的主元神被两个阴差拿着铁链子绑着我两个手腕，拽着我一直往没有日光的夜空走去（这是我昏迷的第四十天左右的事），突然一片金光闪过，我看到在这片金光中有一尊大佛（后来知道就是师父），穿着黄色的袈裟慈祥的看着我！伸手把我托在手里，转身就出了那

无边的黑暗……

我这边的身体也就逐渐的苏醒过来。师父把我从死亡在线救了回来。

醒来后，妻子就给我读法，教我念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、善、忍好”，给我听mp3里的师父讲法，和我一起学法，一字一字的教我念法。在这期间，我的身体突飞猛进的变化着：能坐着了，妻子就教我炼静功；能自己吃饭了、能站起来了，妻子就教我炼动功；慢慢的能走了，能干点家务活了，又能干农田活了，最后能开手扶拖拉机了！

就这样，我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救度下，健康的活了下来！

我真的无法用人类语言来表达我内心的感激！我写到这里忍不住泪流满面……

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给我第二次生命，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！

# 脑干严重损伤 昏迷四十天苏醒

文 / 新生

幸存者当中的半数以上的人回忆说，遇险时不但不害怕，反而我们法轮大法弟子是师父从地狱中捞起洗净的，而我，又是师父再次从鬼门关拽了回来的，给了我重生的机会。事情的经过如下：

在二零零七年，八月初三的夜晚九点多钟，我和妻子抱着女儿从妻妹家骑摩托车回来的路上摩托车翻了，当时我就不省人事了。妻子使劲的喊我，我没有反应，妻子抱着孩子往家跑，找到亲戚把我送到当地的医院。

当地医院的大夫没敢留我，我又被送到县医院；县医院的大夫说：“赶快转院吧！”我再被送到市医院。

市医院的大夫给我做CT检查，结果是：脑干严重损伤。在市医院住了十一天，没见好转，反而更严重了。亲属们又找专家又送礼，都无济于事，所有的医生都说：“治好了是个植物人，治不好就人财两空。”

亲属们不舍得放弃我，就把我转到了沈阳人民医院。在那里住了八天，不但不见好转，甚至并发症都出来了。我高烧不